



编者按 春深四月，樱桃红透，槐花缀枝。本期撷取几篇盈满春意与乡愁的文字——樱桃的红艳里藏着儿时攀枝的雀跃，槐花的清甜中飘着小镇熟悉的芬芳，而柳尖入菜的一碟春鲜，则是母爱在时令流转中的绵长守候。愿这些文字如春风拂面，带您重拾泥土与季节馈赠的感动。

柳芽的味道

■熊朝学

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《诗经·小雅》里著名的句子，像一幅画，把一个久战归乡的征夫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柳，这个字，最早见于甲骨文。正所谓字早、春早、柳亦早。柳感应春天的能力极强，气温到了零度以上，晴日里的春雨即可催发柳芽。

宋代之前，柳芽叫作“柳眼”。因为茁生的嫩芽，两头尖尖，萌萌的，像闭着的眼睛。早春时节，小柳芽的颜色从枯黄变成嫩黄，再从嫩黄变为淡青，然后绽开两两片清新的叶子，像是睡了一个冬天的美女，一睁眼，就看见了春天。所以，唐代诗人元稹在《生春》中说：“何处生春早，春生柳眼中。”

每年立春后，春风吹动丝丝杨柳，那浅黄淡绿的柳芽在枝头绽开，新嫩如花，十分秀美诱人。此时，正是人们吃柳菜的时候。采摘鲜嫩的柳芽，洗净后冷水下锅，加一勺盐，煮至八成熟，捞出过凉开水再重新放入水中，烧开后立刻捞出。将蒜末放入沥干水分的柳芽中，加入食盐、生抽、香醋、香油，搅拌均匀后即可。食之，清香脆口。

母亲在世时，喜欢做柳叶蒸炒面。先将四成玉米面、六成白面加少许盐干炒，炒香后盛起来。新鲜的嫩柳叶洗净焯水，控水后装入大盆，加入炒面拌匀，要让柳叶沾满炒面，但表面保持干爽。待蒸锅内的水烧开，把柳叶拌面铺在蒸篦上，大火蒸六至八分钟。蘸汁也有讲究，蒜泥、花椒、姜末、葱花、辣椒和盐，烧热香油泼入，再加入生抽、醋和少许凉开水。柳叶蒸面蒸好抖散，蘸料汁即可食用，鲜美异常。

南宋美食家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中记录了一道叫柳叶韭的春菜：采嫩柳叶少许，同春韭佳，故曰早柳叶韭。春天，韭菜鲜嫩翠绿，柳叶浅绿淡黄，两种看似毫无关联的春景，却在宋人手中成了一道春日美味。

我曾按照《山家清供》中的菜谱试做过这道菜：将韭菜择净清洗两遍，沥干水，切去老根，切成三段；柳芽只留嫩叶用水洗净。锅内添水烧开，先倒入韭菜，烫至八分熟；再放入柳芽，略焯3秒，变色即捞起。将韭菜放入大碗，加姜丝、生抽、醋，拌匀后加少许熟香油与盐，点缀柳芽即可，食之满齿生香。

柳芽，是春天至美的美味！

槐花飘香季

■杨世军

上津自古就遍植刺槐，沟壑处、道路旁，处处是槐树的身影。特别是从湖北大梁仙姑洞至泗浴河口的山坳，槐树随处可见。它落地生根，不择土壤，即便在贫瘠之地，也能树繁叶茂，荫庇子孙。

每年四月，槐花飘香，我就会和朋友相约去乡间采摘槐花。那洁白如雪的槐花，如繁星般点缀在枝头，把每一个角落都染成了一片银白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、甜甜的槐花香。

上津，这座古老而宁静的小镇，在槐花的映衬下，愈发显得古朴而典雅。道路两旁，那一串串槐花，有的低垂着，像害羞的少女；有的昂扬向上，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它们的活力。微风吹过，槐花轻轻摇曳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散发着淡淡的甜香。

上津往西的泗峪河沟，以槐树命名乡镇，这里更是槐花的海洋。漫山遍野的槐树，如绿白色的波涛，而那洁白的槐花，则是波涛上泛起的层层浪花。

在槐花飘香的四月，山乡的人们开始忙碌起来。大人会拿着长长的竹竿，上面绑着一把镰刀，小心翼翼地把槐花割下来。孩子们则跟在后面，忙着捡槐花。有时候，孩子们会悄悄抓一把槐花放进嘴里，嚼出了春天的香味。

在上津，有很多槐花做的美食。人们会把洗净的槐花加入面粉、鸡蛋等调料，做油炸槐花饼，外酥里嫩，咬上一口，满嘴都是槐花香。还有槐花炒蛋，鲜嫩的槐花与金黄的土鸡蛋相互交融，味道鲜美极了……

手巧的老人会用槐花制成的各种小玩意儿，精致的槐花香囊，散发着淡淡的香气，据说可以驱虫辟邪；还有用槐花编织的小篮子，玲珑可爱。

岁月流逝，我离开上津，但每到槐花飘香季，我总会想起那片洁白的槐花海洋，那熟悉的香味会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家乡的街巷。

外婆的樱桃树

■管叶娇

“卖樱桃了，自家种的，又大又甜。”走在大街上，随处可见小贩们的竹筐里装满樱桃，色泽鲜艳、晶莹剔透，让人垂涎。这让我想起外婆院子里那棵老樱桃树——它的枝干该又爬满新绿了吧！

拿起一颗晶莹剔透的樱桃放入口中，甜甜的汁水在唇齿间爆开，化为满口清甜，一直流淌到心里。我细细回味，无尽的往事涌上心头。

记忆中，外婆家门前有一棵樱桃树。每年春天，盛开的樱桃花随风摇曳，花香四溢。待青果初结，外婆便用旧渔网罩住枝头，防着鸟雀偷吃。“要等太阳把它晒透了才甜。”她捏着一颗半红的果子在我眼前晃，自己脸上却先笑出了皱纹。

果子熟透时，外婆会提着一个筐子，站在树荫下，将熟透的樱桃一颗一颗摘下来。精挑细选的樱桃放在大锅里加冰糖熬煮，冷却后放在搪瓷罐子里封存一个星期。外婆说，这样就能把樱桃的香甜都锁在里面。

那时我天真地以为，樱桃树会永远开花，外婆会永远坐在树下。那年我去武汉上大学，清晨，外婆起早摘了

满满一布袋樱桃，出发时，她递给我：“娇娇，路上吃。”她的手比树皮还要粗糙，却把每颗果子都洗得晶莹剔透。车驶出村口，透过车窗，我看见外婆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蓝点。

去年清明回家祭祖，院子里的樱桃树还在，却再也看不到外婆的身影了。我摸着树干上新增的疤痕，忽然想起8岁那年爬树时摔破了膝盖，外婆抱着我坐在树下，用捣烂的樱桃叶敷在我的伤口上，说这是老辈传下来的方子。她的怀里有阳光和草木的气息，混着樱桃叶的微涩。

整理外婆的旧物，在樟木箱底发现一个玻璃瓶，里面的樱桃酱早已干涸，却还留着淡淡的果香。我忽然明白，原来有些味道永远停留在记忆里，就像外婆的樱桃酱，就像她鬓角的白发，就像那棵年年开花的老樱桃树——它扎根在我心里最柔软的角落。

外婆的樱桃树，不仅是一棵树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此刻我站在城市的高楼间，风掠过耳畔，仿佛又听见外婆说：“慢些爬，莫摔下来了。”我深知，在记忆的庭院里，那棵樱桃树永远不会凋零，外婆的蓝布围裙永远在树下晃动，那些被阳光晒透的甜，那份纯粹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

给十堰樱桃的情书

■秦昌汉

玛瑙般的樱桃是四月风递来的密信。当十堰的樱桃一串串挂满枝头，我如约叩响你胭脂色的门环。每一滴晨露都是封印，将山坳的私语藏进竹篮，直到云霞咬破甘甜的谎言。暮春的细雨为你染上胭脂色，我总疑心那是你藏在叶底的私语。你淡红的妆容迷住我的视线，带着晨露的果实缀满竹篮，将秘密说与汉水天边的云霞。

晨雾在秦巴山腰织就薄纱，露珠于茶芽上写下细密的诗行。汉水谷地转动老屋的年轮，檐角风铃摇碎汉江春水，惊醒菖蒲丛中打盹的锦鲤。暮色漫过青瓦时，炊烟便与山岚共舞。

外婆坐在樱桃树下剥豆角，皱纹里沉淀着比年轮更古老的传说。画家的画笔刚触到宣纸，老黄牛便嚼碎了满地阳光。在这里，时光是紫砂壶里的野茶，要配着山雀的啁啾慢慢舒展。

从张湾区汉江街道柳家村到郧阳区茶店镇樱桃沟，从农家村落到山野田园，樱桃错落有致，一串串红艳艳的樱桃如玛瑙般缀满枝头。

这就是十堰樱桃，古老而纯正，营养而美味，神秘而独特，诗意而惊艳。它不走远，专走心，妙不可言！

此刻汉十高铁传来汽笛长鸣，玻璃窗突然模糊，原来我的瞳孔里，正下着一场关于你的、纷纷扬扬的樱桃雨。

